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5月18日

星期三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编辑：
孔明昕

□雪樱

下楼做核酸检测，长长的队伍里，一对做游戏的母子格外引人注目。男孩不过三四岁，卷曲的短发，身着奥特曼卡通T恤，连脚上的运动鞋也带着小卡通图案，可爱无敌。一米间隔，等候期间，不知从哪里变出两把玩具手枪，他右手执枪，口中“突突”个不停，一会儿又“哧哧”笑出声来；年轻的母亲则双手持枪，两人假装对峙的场景，令在场者嘴角上扬，不禁会心一笑。或许，小男孩还不懂得，人类共同的敌人是病毒。

居家整理书籍，女作家简媜《顽童小番茄》里的一段话闯入我的眼帘：“毕竟，每个孩子都是一座宝矿，他们是未来世界暂时寄放在我们这边的奇珍异宝，我们终会退避让位。在清退之前，如果有机会替未来做些什么，那就是从自己的身上摘下诚心，拨一些时间，送给孩子们。”看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另一对母子。最初相识，始于元旦。那天凌晨时分，我刚躺下，手机里一下子涌进来四条短信，大意是说：“你好，老师，我有一个准备了几年的故事，现在我觉得故事的拼图已经齐全，想开始动笔写小说了。”又说，“只是可能有很多结构、文笔之类需要一些指导，所以我想请您帮我参谋一下。”我猛然间想起，一位外地朋友此前联系过我，让我帮一个孩子指导一下写作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“会晤”。第二天，他打来电话，再次阐述自己的构思。几天后，我见到了他，才了解到，这是个有“过去”的男生。

他在澳洲读书，大四，马上毕业，打算继续读研。因为疫情，他一直在国内居家上网课。他的母亲看上去四十岁冒头，烫染短发，休闲装扮，比他矮一大截。他呢，一米九高的个头，一身咖色风衣，颇显气质。他属于自来熟，毫无拘束，见面侃侃谈起自己的求学之路，就像打开了水龙头，滔滔不绝。小时候，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爸爸妈妈做生意，早出晚归，碰不到面，日久便生分了。他的奶奶是小学语文老师，管得严，重分数，每次他考不好，奶奶就上纲上线好一顿训斥。他说自己太受管制了，一心向往自由，像笼子里的鸟儿，早晚要展翅高飞。到了高三上学期，他感觉自己读不下去了，毅然退学，很快被诊断得了抑郁症，住进医院。“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痛苦，从天之骄子变成一个废物，其实就在等他们一句话。如果他们对我说，‘孩子，对不起！’我的一切就全好了！”这番话如同一个响雷，在我心中炸裂。我注意到，他的母亲低头不语，却红了眼圈，说不清是懊恼还是自责。他告诉我，出院后他开始写小说，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。“我现在都好了，就是想把每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和具体细节记录下来，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。”他的小说我也看过，大多是一些片段式记录，只言片语，隐约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彷徨。

家庭教育是父母与孩子的双向奔赴。伴随着阅历增长，我越发明白，很多时候，爱与被爱都会弄巧成拙，所以这也是每个人自我认识的契机。他的母亲缓

缓地说，早些年忙于生意，根本顾不上他，觉得把他交给老人很放心，“我们亏欠孩子的地方太多，陪伴他的时间太少，觉醒时已晚矣，没有补救的机会了。”说着说着，她的泪水无声落下，栗色染发下露出白发的硬茬，隐藏着一位母亲的操劳与负重。“我当时就说过，他们要是能够站出来一句，‘孩子，对不起！’我也不可能退学了！”这段话又像一个响雷，在凝重的空气中炸开，我的心头一颤。在家庭里，从来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有的只是把爱用错了地方，一错将会酿成一生的悔。后来，他的父母不得不放手，尊重他的选择，供他出国留学，然后拼命赚钱。“这几年的学费，等我工作后赚了钱都会还给他们，我不想欠他们的！”他笑着说道。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心里萦绕着淡淡的忧伤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他并非问题少年，只是成长中出了点小插曲，实属正常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，她是荣国府二老爷贾政的女儿，母亲赵姨娘目光短浅，弟弟贾环猥琐无能，她属于“庶出”，没有话语权。然而，她从不抱怨，不卑不亢，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，把一手“烂牌”打得风生水起。王熙凤生病，她当临时管家，舅舅赵国基去世，她秉公处置，按照规定办事；王善保家抄检大观园，欲掀探春的衣襟，她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威慑又服众。有人说，探春对赵姨娘太残酷、太冷漠，可是，赵姨娘永远不懂得维护女儿的人格。还是林黛玉心明眼亮，她对宝玉说：“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。虽然叫他管些事，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。差不多的人，就早作起威福来了。”言外之意，探春审慎用权，难能可贵。怪不得凤姐也说：“他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不过是言语谨慎，他又比我知道书识字，更厉害一层了。”用一个字概括，就是“飒”——探春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现代女性。文艺起来，她也是霸气满场，譬如她创办的海棠社，“孰谓莲社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；直以东山之雅会，让余脂粉。”在她眼中，诗不是简单的吟诵，而是自我拯救的藤蔓。要知道，出身之痛就像一块刺青，与她形影不离，但她从未放弃过向上自救，活得得体，做事也得体。她有句经典独白：“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。”所谓事业，是理想，何尝不是璀璨青春的怒放呢？她没有因为赵姨娘的“胡闹”而自我轻贱，更没有深陷封建体制的泥坑里不能自拔，探春自带个性和光芒，那光芒源自丰饶内心而非原生家庭，这才是对现代人最重要的精神启示。

我们无法选择家庭，但完全可以敞开心灵，后者才是自我平衡或自我成长的制衡器。初夏到来，男孩已经顺利返回学校上课，朋友圈里刷到他母亲发的照片，是澳洲的天空，她附言写道：“儿子替我完成了一个心愿，也是圆满。”或许，一代一代人，就是这样生生不息，彼此成全，又互相依赖。

放慢脚步，拨一些时间，等一等孩子，也是等待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


【世间】

麦收将至话小满

□戴永夏

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欧阳修的这首《五绝·小满》写出了小满时节的迷人景色：听，夜莺在声声啼鸣；看，绿柳在轻扬拂堤；抬眼望，一轮明月照亮万里长空。此时，田间将熟的麦子是那样可爱，青青的麦穗迎风摇曳，笑迎纷纷飘舞的落花……这美丽的田园盛景打动了诗人，也让无数人为之心醉。

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，一般在5月21日前后。元代吴澄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时节，小麦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，但尚未饱满，故称“小满”。而南方地区的小满则另有寓意，“满”是指雨水的盈缺。当地农谚说：“小满不满，干断思坎。”“小满不满，芒种不管。”意思是说若小满时节田里蓄不满水，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，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。

小满是个忙碌的节气，它的许多节俗都与繁忙的生产有关。比如祭蚕神，就源自采桑养蚕。我国是农业大国，过去的传统生产方式主要就是男耕女织。织的原料，北方以棉花为主，南方以蚕丝为主。蚕丝需要养蚕结茧抽丝得来，所以我国南方养蚕业很兴盛，对蚕格外重视。古人把蚕视为天物，认为“蚕神”管理众蚕，赐福人间。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辰，因此便有了小满祭蚕神的习俗。民间所祭蚕神有几种不同说法，其中主要有两个：一为嫘祖，一为马头娘。

嫘祖又称“嫘祖娘娘”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“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嫘祖。嫘祖为黄帝正妃。”传说嫘祖聪明能干，养蚕缫丝，制绸做衣，并将绸子染成各种美丽的颜色，使人们不再穿兽皮、披树叶，故被后人尊称为“先蚕娘娘”；她又是一位教民育蚕的教育家，她首先发现蚕桑，使西陵部落的蚕丝业兴盛，然后又在西蜀部落之间传授技艺。她和黄帝成婚后，陪同黄帝推广栽桑养蚕技术，“创蚕业功于百姓，始衣衫福载万民”，被人们奉为“蚕神”。

马头娘相传是马首人身的少女。据古书记载，上古高辛氏时，蜀中有蚕女，父为人劫走，只留所乘之马。其母誓言：

谁将其父找回，即以女儿相许。马闻言迅即奔驰而去，不久其父乘马而归。从此马嘶鸣不肯饮食。父知其故，怒而将马杀死，晒皮于庭中。蚕女由此经过，被马皮卷上桑树，化而为蚕，遂被奉为“蚕神”。

过去每到小满这天，养蚕人家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为蚕神贺寿庆生，既表达对蚕神的感激之情，也祈求蚕神赐福，有好的收成。特别是以养蚕著称的江浙一带，更重视蚕神的诞辰。在小满时节，还专门请戏班唱戏庆贺。

另一个与生产有关的小满习俗是动三车和祭车神。清代袁景澜的《吴郡岁华纪丽》记载：“小满乍来，蚕妇煮茧，治车缫丝，昼夜操作，趁早赶卖。郊外菜花至是结实，收籽到油车轧油，以俟估贩。插秧之人挈水溉田，桔槔盈路，救旱备涝，忙踏水车。名曰小满动三车，谓丝车、油车、田车也。”小满这天，蚕妇忙着煮茧，用缫车缫丝，昼夜劳作，趁早去出售；郊外的油菜花已经结籽，人们将油菜籽收集起来，送到油车上轧油，以待商人贩卖；插秧的人忙着踏动水车，提水浇田，抗旱防涝。这就是“小满动三车”，“三车”即丝车、油车、田（水）车。在浙江海宁等地，农民在小满这天照例要启动水车。此前，各农户先以村圩为单位举行“抢水”仪式。年长的执事者约集各户，黎明时分集体出动，燃起火把，在水车周围围吃麦糕、麦饼、麦团。然后执事者以锣鼓为号，大家敲击器物相和，一同踏动河汊上事先装好的水车，把河水排入田中。祭车神时，农家会在车水前将鱼肉、香烛等摆放在水车前面，进行祭拜。祭品中还要有一杯清水，祭拜时将水泼入田中，有祝水源涌旺之意。

在北方的关中等地，还有小满“看麦梢黄”的习俗。过去每到小满时节，麦子快要成熟时，出嫁的女儿就要带上礼品回娘家探望，看看娘家夏收的准备情况。麦收后，母亲又去看望女儿，关心女儿家的收成和女儿的劳累情况。这就是农谚所说的：“麦梢黄，看亲娘。卸了杠枷，娘看冤家。”这一民间习俗体现了母女间相互牵挂、心心相连的骨肉亲情，也彰显了朴实的人性之美，看似平常，却也感人至深。

【读心】

拨一些时间，送给孩子

他并非问题少年，只是成长中出了点小插曲，实属正常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，她是荣国府二老爷贾政的女儿，母亲赵姨娘目光短浅，弟弟贾环猥琐无能，她属于“庶出”，没有话语权。然而，她从不抱怨，不卑不亢，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，把一手“烂牌”打得风生水起。王熙凤生病，她当临时管家，舅舅赵国基去世，她秉公处置，按照规定办事；王善保家抄检大观园，欲掀探春的衣襟，她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威慑又服众。有人说，探春对赵姨娘太残酷、太冷漠，可是，赵姨娘永远不懂得维护女儿的人格。还是林黛玉心明眼亮，她对宝玉说：“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。虽然叫他管些事，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。差不多的人，就早作起威福来了。”言外之意，探春审慎用权，难能可贵。怪不得凤姐也说：“他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不过是言语谨慎，他又比我知道书识字，更厉害一层了。”用一个字概括，就是“飒”——探春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现代女性。文艺起来，她也是霸气满场，譬如她创办的海棠社，“孰谓莲社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；直以东山之雅会，让余脂粉。”在她眼中，诗不是简单的吟诵，而是自我拯救的藤蔓。要知道，出身之痛就像一块刺青，与她形影不离，但她从未放弃过向上自救，活得得体，做事也得体。她有句经典独白：“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。”所谓事业，是理想，何尝不是璀璨青春的怒放呢？她没有因为赵姨娘的“胡闹”而自我轻贱，更没有深陷封建体制的泥坑里不能自拔，探春自带个性和光芒，那光芒源自丰饶内心而非原生家庭，这才是对现代人最重要的精神启示。

我们无法选择家庭，但完全可以敞开心灵，后者才是自我平衡或自我成长的制衡器。初夏到来，男孩已经顺利返回学校上课，朋友圈里刷到他母亲发的照片，是澳洲的天空，她附言写道：“儿子替我完成了一个心愿，也是圆满。”或许，一代一代人，就是这样生生不息，彼此成全，又互相依赖。

放慢脚步，拨一些时间，等一等孩子，也是等待一个更好的自己。